

温州府境圖

温州文献丛书

温州经籍志（上）

〔清〕孙诒让撰
潘猛补校补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州府境圖

温州文献丛书

〔清〕孙诒让
潘猛进补

撰
校补

温州经籍志

(上)

永嘉縣

寧村所

梅頭山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主任：钱兴中
副主任：瞿纪凯 黄纯诚 胡珠生
委员：马允伦 卢礼阳 张宪文
陈增杰 周梦江 金柏东
洪振宁 潘猛朴

办公室主任：瞿纪凯（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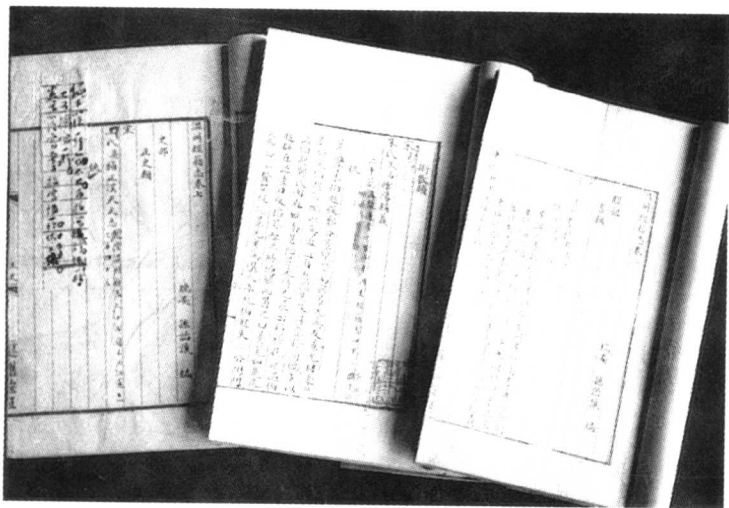
副主任：郑笑笑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主编：胡珠生
副主编：陈增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允伦 卢礼阳 刘时觉 吴明哲
张宪文 张乘健 陈明猷 周 干
周梦江 金柏东 俞天舒 萧耘春
潘猛朴



孙诒让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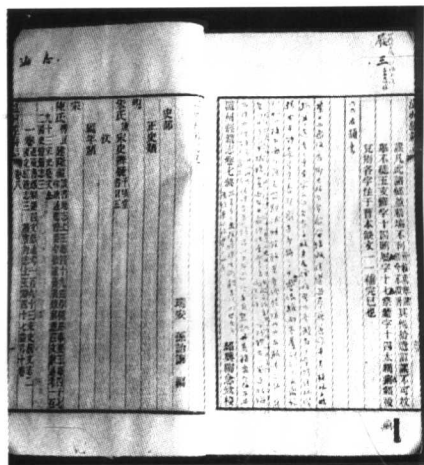


《温州经籍志》初稿（左）、再稿（中）、定稿（右）应继永 摄



《温州经籍志》民国十年浙江图书馆刊本

应继永 摄



应继永 摄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温州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曹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永嘉四灵诗集》《林景熙集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札遄》《墨子间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表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夏承焘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

州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设备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

标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二年七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凡例

1. 收集原书各种版本进行比较,辨其源流,选择时代较早、内容完整、校刻最精者为工作底本。整理时用其余各版本通校,并于“前言”中列明底本、通校本及参校要籍的名称、版讯(包括本书援用时的简称)等。

2. 尽量参考前人校勘成果,充分吸收其合理意见,并尽可能对原书的引文进行复核,校注中的举证和引书均应准确无误。

3. 各本文字与底本相同者,不再标出;与底本歧异者,若底本不误而他本误,正文用底本,除需作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若他本文义较胜,则正文改从他本,校语中注明原误作某、脱某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长,不能断定是非,则正文仍用底本,在校语中标出他本异文(举一二有代表性者为例)。

4. 正文或原注有疑而无法解决者,加“(?)”或在校语中说明。

5. 校改符号用法如下:

(1)脱:在()内补入脱漏的文字。

(2)衍:将衍字写在()内。

(3)讹:在讹字后面用[]标出,写入改正的文字。

(4)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代替。

6. 原书所用异体字,凡无关文旨者,均改为通用字。他本已用通用字者,不再出校。

7. 原书所用避讳字,如“弘治”作“宏治”、“陶弘景”作“陶宏景”等,据古本及原书改回,但必须有确据。首见处出校或加

注说明,其余径改,不再一一出校。缺笔字则补足笔画。

8. 原书行文中涉及国家、朝廷、上司、宗族等所用的“抬头格”均予删除。

9. 凡一篇数首,一首一段,两首之间不空行,不标各首序次。

10. 校注文字置于正文每篇(题)之后,编号每篇(题)自为起讫。校文序号均用“①②③……”列于正文右上角,句末可列于标点符号之外。

11. 校语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原注均予保留。新增注释以乡土人物、事件等为主;凡涉及名物训诂与音读的内容,除非普通辞书、字典未收入,或虽已收入而存在误释,一般不注。

12. 征引资料须详明出处。先秦要籍、二十五史、通鉴等可省略撰(著)者。其他著述,首次引用时均按时(朝)代、撰(编)者、卷次(或篇章名)、版本、页码为序标明;多次引用只注撰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页码。卷次用汉字(双位数以上,如卷二三,不作卷二十三,其余类推)。古籍线装本页码亦用汉字。

13. 各书附录及资料汇编类选题,如已有单独出版者,重复内容不再编入,将有关情况在前言或后记中加以说明。

14. 凡因选题存在特殊性(如只有一种文本传世,不存在版本校勘的问题),本凡例所列条款难以适用者,可在前言或后记中酌情说明。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2002年12月

前 言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廬,浙江瑞安人,是我国朴学大师的殿军。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著书就有近四十种。其中《周礼正义》被赞为“光芒万丈”^①之经学伟著;《墨子间诂》被称为“自有《墨子》以来未有”^②之书;而其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温州经籍志》中,被誉为“最著名的地方《艺文志》”^③,为我国的目录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温州经籍志》三十三卷、外编二卷、辨误一卷,记载了旧温州所属永、乐、瑞、平、泰、玉六县自唐至清道光间温州人或有关温州之著述,计 1759 部(其中佚 1215 部,未见 279 部,存 227 部,阙 38 部)。此志为孙诒让早年之作,他少承父亲衣言庭训,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在其父指导下,自“同治己巳之夏,属稿伊始,寒暑再更,条绪粗立”。^④历时八年,稿曾两易,至光绪三年方始定稿。复以见闻所域,搜采未宏,撰作《征访温州遗书约》,“托同志良友,代为搜访,钩沉补遗”。^⑤然此后“殚心尽力于经子小学,撰述日新且繁,遂不遑董旧著,稿本辄置筐衍,垂卅载”。^⑥至民国初年,已虫蛀颇重,冒广生曾函请省都督民政长拨款刊刻而未果。^⑦后至 1921 年由浙江图书馆予以刊印。从此不胫而走,被推为“近代汇志一郡地方文献书目之祖”。^⑧各地闻风继起,编纂地方艺文志,如临海项士元《台州经籍志》、永康胡宗懋《金华经籍志》等。至于辑一县一邑之艺文,如陆惟铨《平湖经籍志》、丁祖荫《常熟艺文志》、朱振采《豫章艺文志》、廖平《井研艺文志》^⑨等更是屈指难数,足见此志影响之广。其影响

深远,可谓波及整个目录学界。其撰述经验,足供目录学及整理乡邦文献者参考借鉴有五:

1. 收录完备。为了保证地方文献书目收录完备,必须经过长期累积和采访。虽然《经籍志》是孙氏年青时编撰,但在编撰此志之先,作了大量而精密的准备工作。从同治三年起就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有关温州的地方文献,收藏有二百余种。几乎把当时所能见的地方文献,收罗无遗,使《经籍志》的完备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2. 义例精审。《经籍志》在著录条目方面,“近宗秀水朱彝尊,各记存、佚、阙、未见四目,并录叙跋原文,不削一字,年月系衔亦仍其旧,其有名作孤行、散征他籍者,则备揭根抵,并著卷篇,庶使览者得以讨原,不难覆检”^①。而每书之下有解题,其排列次序以叙跋为首,目录次之,评议之语又其次。其有遗事丛谈,略缀一二,苟地志已有传者,则不再繁详事迹。这种做法,既明白交代了文献存佚情况,又体现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效,同时又不重复地方志中已详载的史料,详略得当,进一步突出了地方文献书目的特性。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赞:“至孙诒让之《温州经籍志》,斟酌诸家,择善而从,条贯义例,益臻邃密矣。”^②

3. 分类得当。地方文献的分类,要具有自身的特点。《经籍志》的分类大致与《四库》相同,但为了适应其地方文献目录编纂的需要,孙氏又不泥于《四库》-作了一些相应的变动。一是扩充和增设类目,如“地理类”,扩充为三卷,以容纳大量关于温州地区地貌、气候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文献。增设“政书类”以容纳温州地区官制沿革的有关文献。这些文献既富有地方史料价值,而数量又多,在类目上进行这样设置是非常恰当的。另是删缩类目。如“农家类”,农书虽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温州地区此类著述很少,甚至几乎是空白,故不

必虚设,删去“农家类”,实属合情合理。又如把“天文算术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术家类”等方面的书压缩在一卷中,这是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此等文献不多,编为一卷,足可容纳。这种在分类上采取以实际书籍多少为类目设置依据的原则,对编制地方文献书目是一条很可取的经验。

4. 条理分明。全面揭示地区的一切文献,非本地人而其著作有关于地方文献者,当然也属收录范围。孙氏采取正编、外编的处理方式,非本地人所撰,决不任意放入正编。他认为:“主客之间,当有畛域,而温州旧志,并与本郡著述相厕,尤为无例。今另录外编一卷(分为上下二卷),以为搜讨旧闻之助。”^⑩对于模糊不明之书,或有错讹之处,即加以注释考证,别存其目,专立“辨误”一卷以容纳之。

5. 内容丰富。对于地方文献来说,一篇序跋,一段评论都弥足珍贵,都有保留价值。孙诒让更是“片纸只字,罔不收拾”。^⑪故其所搜罗资料甚为丰富。对此余嘉锡却认为:“第孙氏于宋元叙跋,悉付掌录,移写元文,不削一字。鄙意如此尤有商量,盖著于本书无所发明,即宋元何所爱惜?且元文若果繁芜,似不如削除枝叶也。”^⑫这一批评从整个目录学角度看是中肯的。但从地方文献目录的特殊性来看,孙氏的做法是可取的,值得继承的。正由于他的一字不删的移录,才使后人看到完整的乡贤遗作,并通过这些序跋了解这些佚亡已久遗著的雪泥鸿爪。由此而保存下地方文献,其功不可没。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志为永嘉学派之升降,文人风尚之异同,言之尤详,“上功往彦下启后贤”。^⑬诚为开启今日温州学作深入的研究探讨铺开道路。

毋庸置疑,孙诒让的目录学在治学方法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可是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经师,受到儒学正统思想的束缚,以致这些成就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一些缺陷。如温州为南戏故乡,戏曲之作特盛,而高明《琵琶记》又是南曲鼻祖,然孙

氏却认为“风俗敝而小说滋”，“虽古帙流传，辄从删汰”。^⑥使“南北曲”这一子目实设无书。又如“谱牒”这一类目，古之书目间有设置，而因《四库总目》不立此类目，孙氏也将“谱牒”一并削之。“谱牒”是地方文献一个重要的部分，记载一家一族的历史，往往牵涉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多方面情况，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孙氏对此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其次由于时代所限，见闻难周，孙氏曾自谓“纰缪夺漏，惧勿克免”^⑦，其所云“未见”、“已佚”之书，或未加著录之书，往往间有出现。仅至光绪十四年玉海楼建成后，其所藏地方文献已多达460种，已比编志时多出一倍，更不必说今日藏于各图书馆之温籍之作数量之多了。又由于弱冠之作，其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故误收误考之书亦时有出现。

此志初稿、再稿、定稿后从玉海楼散出，曾流传至瑞安金石学家杨绍廉家，故三稿均经杨氏校改。至民国卅五年，籀园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前身）以九十万元购得杨氏藏书，才使此稿归于公藏。对此董朴垞先生记云：“卅六年十一月，余归自杭，即至籀园观书。”“承馆员潘国存君出视《温州经籍志》初稿抄本，书蠹蚀，幸其中多仲容前辈注语及案语，钩乙删改，藉见著述方法与用心。间附杨氏校补之句。盖杨据定稿补之也。愚谓此书虽云初稿，实则几经改定。其编次分类，按书自成一页，后加案语，然亦有前已抄成者，可见非初稿矣。”^⑧今温州市图书馆所藏初稿，分为二十五卷附补编、辨误。存卷一至七，九至十二、十五至十七、廿二至廿五，共十八卷。兰格十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版心下刻“述旧斋正本”；再稿分为三十三卷，外编一卷，辨误一卷。仅缺卷二、二十一、二十一。其中卷八为杨绍廉朱笔抄配。兰格一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定稿兰格二十行，行二十四字，版心中刻“温州经籍志卷”，下刻“籀园著书之一”，孙诒让哲嗣延钊眉批，存卷二、五至六、十七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

五、三十、三十三、外编二卷。延钊先生因颇病刊本之疏舛，于“民国丁卯，检初、再各稿，谋别录之于家，而里中梓人寥落，难于集事，乃有意先予整理浙刊”^①，作《校勘记》四卷，曾部分刊于1935年《瓯风杂志》上，原稿今亦藏温州市图书馆。

此次整理，家君国存先生以八十高龄，自始至终谆谆关注，并作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以了半个多世纪对此书的深情厚望，藉以弘大乡邦文化。而笔者在文字校勘上，以孙诒让稿本为底本，参以孙延钊批校的浙图刊本，并充分利用其所撰《校勘记》；在内容增补上，增加补收戏曲、谱牒二类。至于原属青田，今属文成的刘基诸家著述则作为补遗一卷，附于卷末，以保持原作原貌。原书所云未见、已佚，这次增补的序跋则均附在原目之下，至于未著录之书，则按时代先后补列于同类书之后，以便一目了然；在疏误考订上，亦以“潘案”的形式加以区别。增补著录书目前则加“*”号，以便统计，原书所列朝代“国朝”则径改为“清”，以示统一。通过这次整理，新增文字达原书四分之一，到此吾温道光以前乡先贤著述基本完整，为研究温州历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原始文献。至于道光三十年（1850）以后的温州人著述，拟为《温州经籍志》的续编，则有待日后。

潘猛补 2002 年 10 月 30 日于思适楼

[注]

- ① 梁启超：《题跋》。
- ② 俞樾：《墨子间诂序》。
- ③ 姚名达：《目录学·原理篇》。
- ④⑩⑫⑬⑭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
- ⑤⑮ 孙诒让：《征访温州遗书约》。
- ⑥ 孙延钊：《温州经籍志校勘记序》。

- ⑦ 林向葵：《寄鹤巢日记》。
- ⑧ 张崧：《读四库简明目录批注与温州经籍志》。
- ⑨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⑪⑭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一。
- ⑮ 民国《瑞安县志稿》卷二十三。
- ⑯ 董朴垞：《孙诒让学记》。
- ⑰ 孙延钊：《校勘记》卷首。

序

目录之学，盖出于古史官簿籍之掌；《七略》、《七录》、《崇文》、《文渊》，皆述秘阁册府之藏也。古者，行人采书以上于太史。郡国之书疑皆有簿籍可按，特其事逸而莫考耳。刘居巢谓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有《坟籍志》，为地志甄录艺文之始。近世都会郡县之志多沿其例。学非专门，事同枝赘，率芜陋乏体要。好古之士，或就一郡一邑，考其先哲撰著，虽目录家之支流欤，然自史失其官，学术之寄，惟黉序师儒得以讲习。因地甄录，用以辨章原流，是正文字，固大有资于风俗政教，而无戾于古者也。两浙人文之盛，甲于东南。温州负山而滨海，承学之士，秀伟同于浙西；而质有其文，信守师法，则为浙以东诸郡之冠。明人姜氏准，曾著《东嘉书目》，《自序》谓取旧志之浑列者，析为四部，“或传其故叙，或录其制行，或稽其撰辑颠末，品鹭臧否”。以所言核之，似取法马贵与《经籍考》，惜其书不传，无由知其得失。求温州一郡之艺文者，每以为惜焉。瑞安孙仲容同年，博闻强识，通知古今，承吾师琴西先生过庭之训，于其乡文献，尤所研究，以郡县旧志之于经籍，疏漏舛驳，无裨考证，而姜氏之书又不传也，乃讨论排比，成书三十六卷，得书目一千三百馀家。其部居分合出入，一遵钦定《四库书目》，编纂义例则多本马氏；马氏所未备者，则宗国朝朱氏《经义考》。侨寄人士之书，作伪之书，传疑之书，则纳于《辨误》。游宦名贤之图经谱录，则别为《外编》。限断至严，考证至博。其附著之词，于学派升降、文人风尚异同之微，尤详哉其言之，可谓一郡文献之帜志矣。寿曾则谓